

澹齋內言 澹齋外言
與古人書 東溟蠡測



澹
齋
內
言

楊繼益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澹齋內言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澹齋內言

明 雲間楊繼益茂謙著

小心翼翼。是詩人善言文王處。蓋下翼字。是鳥之實翅。上翼字。是鳥之用翼。鳥之飛也。必翼其翼。既無所援。又無所憑。翱翔空中。形狀驚懼。舉目可知。詩人下箇小心字。已可想見文王敬慎之心。而又著之以翼翼然。則文王之小心。又一瞬息而不敢忘者。此乃畫出文王之心。與人看。嗟乎。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。

窮不失義。故士得已焉。士無已。義是士之已。司馬君實言。耳目肺腸。悉爲己有。堯夫云。一身都是我。瘦了又還肥。士到此方是得已。

潘兌侍郎見程正叔。程舉孟子孳孳善利之語爲問。潘未諳其義。曰。此易解耳。程曰。賢亦知今之所謂善。乃古之所謂利乎。潘悅服下拜。以爲悟一生之非。又陸子靜講義利章。至令聽者泣下。語曰。墨悲素絲。楊泣歧路。爲舜爲跖。分處甚微。君子小人。行處各熟。世之人何沒沒也。吾于程陸之言有省。

上天之載。鬼神之爲德。鼃鼃蛟龍魚鼈。都是中庸。中庸何以不可能。只爲氣質有變化不盡處。河圖訣云。一與六共宗。二與七爲朋。三八四九。左右縱橫。五生十成。獨居其中。洛書訣云。戴九履一。左三右七。二四爲肩。六八爲膝。縱橫皆十五。而五居其室。易曰。河出圖。洛出書。聖人則之。臨川王氏曰。圖必

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。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。我知之矣。圖以示天道。書以示人道。故也。蓋通于天者河。而圖以象言。成象之謂天。故使龍負之而出于河。龍善變。尚變者。天道也。中于地者洛。而書以法言。效法之謂人。故使龜負之而出于洛。龜善占。尚占者。人道也。此天地自然之意。而聖人作易所以則之者也。臨川于經義自精。故特探其說。俟探河洛之祕者。

子與三論幾希。卽虞書惟微之旨。一曰異于禽獸。此靈蠢關也。一曰好惡與人相近。此夢覺關也。一曰異于深山之野人。此凡聖關也。吾輩入人門。登覺路。廓然證聖。無非充拓此幾希而已。

今人見一兩人說箇人不好。便羣然爲吠聲之犬。不知鄉人眼孔。難與論士。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。其不善者惡之。要知鄉人誰善誰不善。又須先自著眼也。

伯夷冷面。卻是熱腸。柳下惠先有亭亭物表氣象。所以由由而不自失也。其隘與不恭。只在道上見。不在夷惠心裏見。

學是學何物。不但學人。原是學我。我性本善。受用不盡。時習只將我練得熟。還那本來之我。便是說。亦是習而不休之意。若謂心中知有所得而說。障礙殊多。醍醐不化。翻成毒藥。

自古皆有死。民無信不立。二者不可得兼。舍生而取義者也。此是孔孟相傳學問的真處。其教人則子有四教。文行忠信。孟子曰。子弟從之。則孝弟忠信。及看九經之事一條。尊賢使能五段。不遠農時兩節。孔孟經綸。滴水不漏。與天無極。

仁之落實。已立立人。已達達人。義之落實。無爲不爲。無欲不欲。董仲舒曰。以仁治人。以義治我。予謂仁從人。義從我。字義原是如此。

默而識之。非記得箇妙道在胸中。只是戒慎不睹。恐懼不聞之工夫。初不涉言語上。實聖學第一義。一邊去學古學今。而我所默記者不動分毫。一邊去誨賢誨愚。而我所默記者又不動分毫。如此纔是默得定。識得真。後來子思作中庸。都是闡明得默字之脈絡。

孟子曰。晉之乘。楚之檮杌。魯之春秋。然古者史以編年爲義。列國史皆名春秋。墨子云。我見百國春秋。晉語。司馬侯謂悼公曰。羊舌肸習春秋。楚語。申叔時曰。教之春秋。而爲之聳善抑惡焉。是晉楚之史亦名春秋也。乘與檮杌。二國又私自立號。惟魯守舊名耳。或曰。春爲陽中。萬物以生。秋爲陰中。萬物以成。故名春秋。天道春生秋成。始終不失其中。史名春秋。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。此解最妙。

左氏以事傳經者也。公穀以義釋經者也。事核左氏。義兼公穀。兩言讀春秋之法。

衛長公說賁卦象曰。山下有火。君子以明庶政。無敢折獄。夫賁之大。至于觀天文以察時變。觀人文以化成天下。而獨于折獄乎。重之何哉。蓋賁者文飾之謂也。修明庶政。可用粉飾之具。若獄則專用情實耳。苟恃其明而加文飾。非情矣。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。言鍛煉者曰文致。法密曰文網。弄法曰舞文。凡獄之弊。未有不起于文者。史稱蕭何爲吏曰。文無害。管子之告陽膚曰。如得其情。君子察于情文之間。其于治獄。思過半矣。

君子之待小人。明暴其爲奸邪而絕之。其人切齒思報。徒足以傷小人之。心。而不足以破小人之膽。所謂不嚴而惡也。必如孟子之待王驪。既不假以顏色。到底不明言其爲小人。使王驪默然煩悶。終不得伺孟子之便而發之。這便是不惡而嚴。千載而下。不幸與小人同朝。亦惟不言而已矣。

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矣。孟子卽情以論性也。賀瑒云。性之與情。猶波之與水。靜時是水。動時是波。靜時是性。動卽是情。蓋卽此意。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。亦異乎孟子之旨矣。

馴不及舌。正謂舌端甚迅。卽馴馬不及。及字當作如字解。若謂言出于舌。馴馬不能追之。以馴馬而追一舌。雖屬罕譬。卻于理會甚舛。

宋黃何論洪範五行。謂水性寒。出于水者宜愈寒。而其味乃作鹹。鹹溫也。火性烈。出于火者宜愈烈。而其味乃作苦。苦涼也。是物以極而反。以反而生。故寒不生寒。而一陽生。暑不生暑。而一陰生。

許叔重說文。咄多言也。引詩無然咄咄。或作讎。荀子云。辨利非以言。是則謂之讎。註云。辨說利口。而飾非以言辭。是則謂之讎。亦引詩無然讎。讎爲證。且孟子下文云。泄泄猶沓沓也。事君無義。進退無禮。言則非先王之道者。猶沓沓也。說文。沓。從水從曰。聲。語多沓沓。若水之流。荀子亦云。諸諸而沸。謂多言也。字亦作沓。卽詩中噂沓字義耳。然則孟子以沓沓解泄泄。其義本明。而朱子意緩悅從之。訓似非其本義矣。

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。先生曰。一念不動。便是盡心處。或人未悟。先生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于

物而動性之情也。人之真性。了無一物。或一翳之惜。不知覺者。不爲物所動。則妄情欲念。廓然自除。非盡心而何。彥平又言。惟聖人可以踐形。未到聖人地位。則不可。蓋形者。耳目口鼻也。彼欲如此。而我從之。謂之踐。如不反其言。而謂之踐言。不反其行。而謂之踐行也。目欲視。吾不遏其視。耳欲聽。吾不遏其聽。口欲味。吾不遏其味。鼻欲臭。吾不遏其臭。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。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。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。不逾矩也。若顏子。則非禮勿視。聽言動勿。勿者。禁止之詞。此所以未達一閒也。日食一定之數也。秦漢以前。皆莫能先知。禮會子問孔子曰。諸侯旅見天子。入門不得終禮。廢者幾。孔子曰。四。請問之。曰。太廟火。日食。后之喪。雨霑服失容。則廢。夫火也。喪也。雨也。皆不可先定也。當時視日食。亦猶此耳。使先知之。則當預有戒令。朝不必入矣。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。不徒曰日食。而曰日有食之。則若真有物食之者。君象而曰有食之。記異也。警人君也。後世陰陽家。推測殆盡。上下千百年。皆可坐致。于是人君視爲常數。而莫之畏。

經權之義。先儒論之詳矣。以愚言之。顯而易見者。爲經權。是權出經。常不易之道。初不與經爲對。蓋權爲稱錘。經是稱星。如一雞重一斤。幾兩之外。其斤兩在星斤兩所餘。全憑稱錘移易。方始有分曉耳。此喻切當。從來論經權者。所未及。

易曰。幾者。吉之先見者也。若一吉字。甚妙。正要以凶爲吉。方是知幾之神。若有凶。則何貴于知幾乎。禮記儒行篇云。冬夏不爭陰陽之和。必如冬日行陰。夏日行陽者。庶幾爲知禮意。

逝者是何物。陰陽五行是暗行之逝者。日星山川是顯行之逝者。然有大頭腦焉。無極而太極。是總統之逝者。太極者何。心而已矣。夫子只說箇逝者。逝者是箇極活的。活莫活于心。其暗指心。斷可知也。心之逝本是不舍晝夜。亦如斯川中之不舍晝夜者耳。若說斯字不可指水。是夢中語。

文字有六經。降而有左傳。莊子馬遷。以至韓柳諸大家。余謂韓柳諸大家。以篇爲文。必讀完篇。其意旨乃見。莊子馬遷。以句爲文。蓋雖一句中。便極其工。而意足也。左傳以字爲文。蓋雖一字。必工而意甚妙也。至如六經。則無意于文。不求工于字句篇章。而其文自不可及。

裴晉公賦鐔劍戟爲農器云。寶海鏡清。方隅砥平。驅域中盡歸力穡。示天下弗復用兵。彼其薄平淮西之氣概見矣。范文正公賦金在鎔云。倘令區別。妍媸願爲軒鑑。若使削平禍亂。請就干將。彼其出入將相之局幹徵矣。王沂公賦有物混成云。不縮不盈。賦象留窮于廣狹。匪雕匪琢。流通罔滯于盈虛。則鈞陶區夏之規模定矣。三公事業。在唐宋偉然。而業于詞賦。開預兆。乃知古人先資之言。不虛寄也。

溫庭筠八叉成韻。李賀三睡成文。終不成遠器。李爲作淚賦及暗小輕薄四賦。亦竟不成遠大。昔人以文字見命分之優劣是也。他如柳正平之賦鸚鵡。張茂先之賦鷓鴣。駱賓王之賦鷓鴣。亦可以占其命分矣。晏元獻與客燕飲。稍闌。卽罷遣歌樂。曰。汝曹呈藝已徧。吾當呈藝。乃具筆札。相與賦詩。米元章邀蘇子瞻飲。列紙三百。置饌其旁。每酒一行。伸紙作字。一二幅。小吏磨墨。幾不能供。飲罷。紙亦盡。乃更相攜去。先輩風流。卽一杯酌閒。不忘以詞翰相課。亦異乎以飲食遊戲相徵逐者矣。

魏孝文得彭城王勰幕春應制詩。爲改一字。勰謝曰。賴蒙神筆賜刊。得有令譽。帝曰。雖彫琢一字。猶是玉之本體。古爲君者。不欲自居一字之工。唐相讀春秋。誤以叔孫婁勅略反爲勅咎。小吏正之。因檢釋文。果勅略。公因號小吏爲一字師。古爲相者。不惜自更一字之悞。

梁武策錦被事。顏峻以疏十餘事見忌。又問栗事。沈約以少三事爲悅。盛世君臣讓德。乃末世竟至爭能。凡讓者必見其大。凡競者必見其小。

遼金元之亂。乃古今一大變。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。不復知其非。此風傳至今日。士大夫間。亦有以其統爲正者。可慨也。宜將遼金二史革去。附宋史之末。刪存元史之有關於中國者。明示其爲變統。此關係世道不淺也。

詩者。心之聲乎。文者。心之精乎。如許人品。如許議論。一一自寫其真。詩必唐。爲問唐以上。文必漢。爲問漢以前。崛起固在英雄。古未間有詩種文兒。

作罷相詩者曰。避賢初罷相。樂聖且銜杯。作退將詩者曰。曾因國難披金甲。不爲家貧賣寶刀。詩可以怨。二子有焉。他如宮詞悲喜之句。如三十六宮秋夜長。此景物淒涼之極。三十六宮愁幾許。人情抑鬱之極。三十六宮開玉簾。羣心跋扈之極。三十六宮都是春。則又天真爛漫之極。詩可以興。此可推矣。

呂東萊曰。議論文字。有用文字也。蘇子由曰。每日胸中。須要出一好議論。葉水心曰。爲文不關世教。雖工無益。夫出好議論。正有用關世教者。儒生何可少也。

作文不必論奇古。須自成一家意見。讀之首尾成章。而意不逗漏。便是好文。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。受用。今人但務新奇剽竊。全無由衷真的之見。譬之常人。衣布袍。猶是好衣。若以綾羅等物割截補綴。其直雖貴。終非完衣。又譬若貧家食菽粟。尙是好飯。若乞兒從墻間討得酒肉。雖多。終穢賤可恥。牛僧孺搆所業。見韓昌黎。其首篇說樂。韓始見題。卽掩卷問曰。且以拍板爲什麼。僧孺曰。樂句。韓大奇之。因此名振。先輩獎拔人材。只在啓口開。然一啓口。正自足以盡人。

周廣順初。高麗進書。有別序孝經一卷。言孔子所生及諸弟子之事。假越王爲問而疏釋之。亦號越王孝經。國初。朝鮮進顏子朝議以僞書卻之。及觀歐陽公日本刀歌云。徐福行時書未焚。逸書百篇今尙存。令嚴不許入中國。舉世無人識古文。則知古書之流傳海外者。今未必無之矣。

鬼谷法云。此蘇秦書。欲神祕其道。託名鬼谷也。史記正義。戰國策云。乃發書陳篋數十。得太公陰符之謀。伏而讀之。簡練以爲揣摩。今鬼谷子中有陰符七術。揣摩二篇。其爲秦書明矣。按黃帝時有鬼谷區。亦稱鬼谷子。秦之所託。或此。未必所師之隱于鬼谷者也。

韻書上平下平。莫曉其義。因觀皇極經世。乃知上平者。氣從上嚆出。下平者。氣從舌上出也。徐景安樂書則云。凡宮爲上平。商爲下平。角爲入。徵爲上。羽爲去。蓋四聲分屬五音。雖四聲實五聲也。此說更爲近理。

晦翁云。今之爲經義者。全不顧經文。務自立說。心粗膽大。敢爲新奇瑰異之論。方試官命題。已欲立其奇。

矣。又出題目。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。都是斷章牽合。是甚麼義理。今有司試士出題弄奇。月異而歲不同。可見宋世已有此弊。長浮競薄。此亦壞士習之一端也。

蕭望之議論盡有純處。如言民函陰陽之氣。有仁義欲利之心。在教化之所助。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。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。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。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。堯桀之分。在于義利而已。道民不可不慎也。雖董仲舒何以加此。

趙東山昉。謂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。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。以佐人主之欲。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。使四方皆變其舊俗。以趨利。後人乃謂子長陷于刑法。無財自贖。發憤作貨殖傳。豈知太史公者哉。又曰。貨殖傳是平準書注脚。今讀之信然。可以解子長之嘲矣。

韻府羣玉一書。世每薄之。且譬及翻閱者。甚而譏之曰。韻府羣玉秀才。然采輯者用心亦厚。但裁摘孔翠。未到藻羽處耳。今知韻府者有幾。既好矣。而復譬之。則學海茫茫。令人何所濡足也。

後周薛昌。少聰明。每覽異書。使曉其義。嘗嘆訓註者。不會聖人深旨。輒以意辨之。夫理本圓通。見各互異。承學輩目。不妨發所未發。第必欲強生意見。詆訶前人。則過矣。

歐公云。文字須多作。則妍媚自見。此真至言。或謂多誦記。而不經嘔心一番。性靈終不自見。如善歌者。當場品騁。非不攸當。試以身自演扮。覺有許多難處。此雖俳諧。頗合文旨。

李習之曰。人之家狀。莫不虛加仁義禮智。妄言忠貞和惠。不足傳信。如作魏徵傳。但紀其諫諍。足以爲正。

直矣。段秀實傳。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。象笏擊朱泚。足以爲忠烈。作史體當如是。後世敘事多而貌人不真。所以不及史漢也。